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二十七回 聞凶信親赴揚州府 劫聖駕打破大紅門

話說黃三太截住解餉官，那解餉官遂令手下人去報信，上官廳調兵。這個時候，黃三太抽出刀來，把那些手下人砍散，把解餉官拉下馬，砍了他一刀背，自己亦跳下馬來，把銀匣子取了一個，揹於馬後，方才上馬。那官兵有十數名趕來，手拿鉤槍鐵尺，說：「賊人別走，我等來也！」黃三太一拍馬，快走如飛地去了。他等一轉眼，別說人，連影子也瞧不見了。眾人無奈，把老爺扶起來，攙到官廳。今日這位該班的，是步軍校納光，聞聽此事，嚇了一跳！趕緊把解餉老爺請來，一問是由保定府來，他是二府同知吳秀章，解這一趟銀子，回去還有保舉呢。納老爺說：「老兄，今日之事，你擔不是，我也擔不是，你我小小前程，全不容易。再者說，這件事出在禁城內地，會有響馬了！這何人肯信呢？依我之見，你我賠出五百兩銀子，認個晦氣，也就完了。你也可以保住功名，不日高升；我也不能受地面不清之責。」吳秀章聽罷這話，一想也有理，歎了一聲說：「納老爺，就這樣辦吧，我也是該當如此。」再說黃三太趕出彰儀門外，自己住了店，歇息了一夜。次日天明起來，用了早飯，算還了店帳起身。在路上正遇神眼季全，跳下馬說：「三叔回來了，嚇死我也，家中皆不放心。」

黃三太說：「賢姪快上馬，到家再說。」叔姪二人在路無話，快馬加鞭，那日到了紹興府望江崗聚杰村家中。家人接了馬，黃三太、季全二人到了廳房之內，與賀兆熊、武萬年、濮大勇、褚彪、李煜、張茂隆及小四霸天賀天保、濮天鵬、武天虬、黃天霸等大家見禮已畢。黃三太說：「眾位，等我心煩了吧？」

濮大勇說：「嚇死我也！你今可回來了。」黃三太說：「皆因一言，我走這一趟，也沒白去了。這半個月，我自京都回來，還算快呢。」便叫家人把那馬上帶的箱子拿來。家人抬來，放在就地，把箱子打開，裡頭是白花花的二十個元寶。黃三太說：「濮大勇，你說愚兄不敢在京都搶劫銀兩，你瞧，這是鞘銀一匣，就在北京東安門內北沙灘劫的。」賀兆熊說：「三哥聲名遠振，哪個不知。濮賢弟他的外號叫做懈怠鬼，那日又多喝了幾杯，他的言詞冗長不必認真，我給兄長接風洗塵賠罪。自從兄長去後，我等坐不安來睡不寧，雖然吃了飯無事，心更焦躁。」

黃三太說：「眾位賢弟，都是自己人，我也不是誇口，慢說搶劫銀兩，就是在京都劫聖駕、盜庫銀，我也敢去。」濮大勇樂得前仰後合，說：「黃三哥，你這銀子是自京中帶來的，不是從京中劫來的，誰也沒親眼見這事。算我輸了，我給你磕頭，劫聖駕那個東兒我可不敢賭啊！」說罷，遂即叩頭，又說：「劫聖駕、盜庫銀這兩件事，不是玩的，你就算了吧！你那日出走之後，我嫂嫂也埋怨我，眾朋友也埋怨我，我可不敢打賭了！」三太聽濮大勇這套話，不由得氣上心來，無奈在自己家中，不能翻臉，壓了壓氣說：「濮賢弟，你不必用話激我，再作了那件事，久後料你也必知道，不能妄談是非。」賀兆熊、褚彪連說道：「三哥，大人不見小人過，他那個嘴信口胡說，那還了得！再者你老人家歸隱數年，洗手不作買賣的人了，今年已到花甲，哪裡也不必去了。」三太說：「二位賢弟，我焉能

與他一般見識呢！」賀兆熊與金刀鐵背熊褚彪等，大家告辭要走。黃三太說：「眾位，明日再走，我給眾位送行。季全留下，我要派他到揚州探訪魚鷹子何路通下落，我每年生辰或年節，他必要親身來的，今年不來，必然有事，我實不放心。」眾人聞聽三太之言，才放了心。黃三太重新又治酒筵，與眾人飲酒，談了一天。次日大家告辭去了。

黃三太把諸事辦完，拿出二十兩銀子，派季全探訪何路通的下落去了。自己悶坐書房，細想濮大勇雖然與我結為弟兄，但所說的言詞傲慢，欺我無能。我今年已六十歲，常言說得好，「寧叫名在人不在」，我必要在京都作一件轟轟烈烈之事，留下英名，傳於後世。我這一人中都，必須見機而行。正自思想，家人請用午飯。到了後邊，秦氏與天霸全皆等候。老英雄說：「天霸，你今日上書房去來？」天霸說：「去來。」三太說：「好！你才八歲，想我撫養你也不容易，只要你到後來別敗了為父之名，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。為父一生性情高傲，南北各省皆有名望，久後你要是現眼，作那下流之事，叫別人說我黃三太作事遭了報應，就為不孝。孩子，你要爭一口氣，為人總要立志，光宗耀祖，顯達門庭。」黃天霸雖說年幼，一聽他父親所說之言，連連答應說：「孩兒必然爭這口氣，定要名登虎榜，顯耀門庭。」三太聽罷很樂。

書不重敘。過了幾日，季全由揚州回來，說魚鷹子何路通在家臥病不起，不省人事。三太聞聽此言，甚不放心，遂叫季全歸家，自己帶了黃用，騎馬到了揚州何路通家的門首。黃用叫門，裡邊走出一個家人，名叫何福，說：「誰呀？」黃用說：「我們是紹興府望江崗聚杰村的，姓黃，來找何路通。」家人聽說，知道是他主人的師父來了，連忙說：「老太爺請進來吧，我家主人病症方好，不能出來迎接。」黃三太下馬，把馬交給

家人，跟何福進內。何路通連忙起來說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好呵？弟子不能行禮，望師父恕罪。」三太說：「我在家中，聽說你病，我甚不放心，不知你的病因何而得？」何路通歎了一聲，說：「老師，我一生也是性傲，只因我叔父孀母去世，我一慘傷，想我孤苦伶仃，父母早喪，又無親戚，哪是我知疼著熱之人？因此越想越慘，食水不調，得了此病。多虧了先生給我治好，今已好了八成。又蒙老師憐愛，不遠千里而來，我實感念不盡。」黃三太給他留下了五十兩紋銀，說：「賢契，你好好地養病吧！」說罷，帶黃用離了揚州。

天氣正在三春，桃柳爭春，杏花開放，春風拂拂，柳條裊裊，燕語鶯歌。黃三太主僕二人，在午時天氣到了一座村鎮，路西有一座飯店，二人下馬，把馬拴於門前，進這飯鋪，見裡邊也還乾淨，北首桌上，有三個人在那裡閒坐吃茶，是一差二解，那項戴鐵鏈之人，生得凶眉惡眼，怪肉橫生，黃臉膛，連鬚落腮鬚鬚，身穿紫花布褲褂，青鞋白襪，話是北京口音。黃三太站起身來，到了那邊，要訪聖駕出門的日期。劫聖駕鏢打猛虎，且看下回分解。